



陳克齋集
貳冊



09137

陳克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晉江陳石鍾校

雜著

朱先生敘述

先生氣質剛毅進道勇決涵泳充養純熟深固文蔚管窺
窺之雖夙興夜寐終日應接條理益精明未嘗有厭棄事
物之意雖曰稟賦之異實亦繇學力之充也以成就後進
爲己任登門之士甚眾稍有意趣百端誘掖惟恐不至各
隨所長以成德達材庶幾善類浸多斯道有託嘗以江西
憲趨朝道經上饒文蔚侍行止宿驛舍有士人懷書贄抵
陳克齋集

卷之三

一

正誼堂

暮求見已而自悟非進謁之時逡巡退去先生適自外至
時自早報謁
入夜方歸望見其人卽車中呼典謁者令與上謁其人

遂得見投書洎其辭去室中已燭矣先生卽廡下明處閱
其書其急於後進之意如此先生持天下之正其間不能
無趨嚮背馳者或以私意妄生詆毀至其心平氣定則莫
不愧屈以當代之宗師歸之是雖秉彝之固然亦理義足
以服人也先生造理精微見於處事權衡輕重錙銖必較
是以於進退辭受之間一處以義理之正苟理所當然雖
聖人所行不爲苟異理所不然雖舉世趨之不爲苟同見
其異者徒議其激見其同者或疑其苟先生之所爲眾人

固不識也先生於聖人之學真有所得謂不知聖人之言無以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無以知聖人之道故於六經諸書句句而求字字而考畱心之久玩索之深不知年數於茲融釋脫落有所默契故見於訓釋諸經則提綱挈領以會於一原縷析毫分而各當其分凡先儒所以開端啓祕而未及究竟者至此無餘蘊矣是以於易則驗陰陽之端妙契於伏羲畫卦之初於詩則去小序之亂經而得詩人吟詠情性之意於中庸之書大要欲學者於體要處正而不偏於事物之分處之各得其當體用兼該精麗

一貫真得子思心傳之妙其指示學者功用於戒懼謹獨

陳克齋集

卷之三

二 正誼堂

二者則尤爲精約也其教人則欲其於六經諸書無所不讀古今事變無所不講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鬼神變化無所不通謂始雖卽此以爲學終不離此以爲道大懼學者屏棄事物馳心空妙入於異端之域而不自知於戲先生之意可謂勤矣可謂至矣學者期無負於先生可矣文蔚雖獲侍教不能窺道德之大全學問之體要先生嘗語文蔚某今都無說處豈先生所獨到者舉世不足以知之乎後有先生者作必有以知之矣文蔚之所見如飲河之鼠何足以形容高明之萬一然亦不敢以淺陋之故而自隱纂輯見聞姑俟采擇庶幾微塵之於泰山云耳

書徐子融遺事寄趙昌甫趙許誌銘

潛齋爲人志氣剛決始游方外爲佛老之學歸而閉門發
學聞晦庵朱先生講道於建之五夫欲從而就正未果行
一日先生有朝命道過鉛山因見於永平驛語不合拂衣
而去人謂其不復來矣先生辭免俟旨宿留玉山道中忽
散其生徒毅然而至文蔚時侍先生側先生喜其徒義之
勇挈之偕至玉山畱止月餘教詔甚詳自此凡一再登門
聞先生之緒論爲多自未見先生有靜坐之課既見先生
聞主一之論益加粹密絲是神凝志定容止可觀酬酢多
中其於交朋友也重信義謹然諸如陰陽寒暑之不移尤
陳克齋集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不屈於物稠人廣坐中議論必惟其是雖貴人以勢臨之
語有未正必辨其爲非而折之以理詞色略不少沮後生
晚輩行於道路不循長幼之次者雖非其生徒必毅然
正之其剛果正大皆此類初爲高行旣從先生學始知非
儒者中庸之道晚方欲就平實而流俗反非之矣

雙溪書院揭示

文蔚聞之爲學之道無如收放心以講明義理端莊專一
整齊嚴肅所以收放心親師取友切磋琢磨所以講明義
理苟身居一室之內心馳萬里之外雖日親方策口誦聖
言亦欺人耳於己實何益哉朋友相聚識性昏明固有不

同雖曰不同其閒豈無一得講明義理互出己見終有一箇是底既曰是雖聖賢復生亦不能外安得而違之日夕相聚講說愈多聞見愈博未說到貫通處亦足以爲會文之益也爲諸友計切須收斂身心務在端靜以放縱四支馳騫紛華爲戒則放心自然可收施之讀書爲文義理自明工程自進況又得師友之益有講論之助相觀而善相資而成繇此以進古人事業不難也况課試之餘乎惟自近世以來朋友道弊羣居之時笑侮戲謔面諛背毀善不相告失不相正甚者以氣相陵以能相矜無朋友相愛之意一旦分袂便同路人音問不通慶弔不講利害不共是陳克齋集

卷之三

四 正誼堂

無他故方其同堂合席之際已無情義莫非苟且況已離羣其藐然不相恤也宜矣豈知朋友之道在人倫五者之列而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並行於天地之間朋友可廢則四者亦可廢矣有是理哉文蔚平居念此每切憂之是以願與諸君共篤此義諸君苟能念此則鄉之所設學規者蓋亦大爲之防似不足以相浼然出此則入彼矣諸君其體之

克齋揭示

人則考出則弟

人之立身莫先於孝弟蓋孝弟爲人之本人之所以戴

天履地而異於物者以其親親長而有是良心故也
苟失其良心而不孝不弟則無以爲人矣

師訓拾遺

伏羲當時畫卦只如質瑋相似初無容心易只是陰一陽
一其始一陰一陽而已有陽中陽陽中陰有陰中陽陰
中陰陽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再得陽卽是三故乾
一或得陰卽是三故兌二陽中陰二亦看上所得如何
或得陽卽是三所以離三或得陰卽是三所以震四陰
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或得陽卽是三所以巽五或
得陰卽是三所以坎六陰中陰二看上面所得如何若
陳克齋集

卷之三

五 正誼堂

得陽卽是三所以艮七再得陰卽是三所以坤八看他
當時畫卦之意妙不可言

余正叔論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謂殺
身者只是要成這箇仁先生曰若說要成這箇仁卻不
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

因說工夫不可間斷曰某苦臂痛嘗以手擦之其痛遂止
若是或時擦或時不擦無緣見效卽此便是做工夫之
法余正叔退謂文蔚曰擦臂之喻最有味

余正叔問子路問成人孔子對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
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此四者如何便做得成人

先生曰備此四者文之以禮樂豈不是成人

忠恕是學者事故子思言忠恕違道不遠曾子借學者以形容聖人若論聖人只可謂之誠與仁

正叔有艾蔓之病先生每救其偏正叔因習靜坐後復有請謂因此遂有厭書冊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放合稍稍虛閒依舊自要讀書

或問物與无妄眾說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先生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

介甫每見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饅頭家人供至或

正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筋過食亦不覺至於

陳克齋集

卷之三

六

正誼堂

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嘗入書院有外甥懶學怕他入書院多方求新文字得之只顧看文字不暇入書院矣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汎底思慮

學者說文字或支離汎濫先生曰看教切己

只是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克齋講義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夫待文王而後興何以爲凡民蓋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秉彝之性無智愚賢不肖

莫不與聖人同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文王聖人也雖湯猶曰反之若乃文王則性與天合文王作而在上則能以其所同然者感發斯民之同然是以當時之人中林武夫猶知好德江漢游女無思犯禮是皆有所待而興者也然謂之凡民則以其氣質昏隔待聖人感發而後興起若乃豪傑之士則資稟清明良心善性自然昭著其好德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無所勉強不待文王而自能興起此超羣出眾非凡人可以同日而語非豪傑之士而何今吾儕生遇明王運逢真主崇尚正學褒表儒先將以一新士氣可不知所以興起而自處於凡民之後乎

陳克齋集

卷之三

七

正誼堂

又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蓋天下有貴賤有善惡凡人莫不欲貴而惡賤乃不知好善而惡惡是以平居暇日惟思做貴人不思爲善人未能讀書爲文便萌欲貴之心不知天之與我者自有至貴之實孟子所謂天爵者是舍其在我之至貴而思在外之不足貴是惑也在外者曷謂不足貴蓋所貴者外物也非我之良貴也一時得之若足以驕妻子而耀鄉里然予奪在人終朝三褫則昔之榮者今辱矣昔之貴者今賤矣

此所謂趙孟能貴能賤者也。豈若在我之貴道德自足，以尊高令聞自足以黼藻在人，不能予奪在我，無所增損。此所謂至貴也。今之爲士者，往往昧此而馳騫於其外，然徒自馳騫，未必得貴，而反取賤焉。此可謂不知義命，冥逃顛錯而終此身者也可不哀哉。

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夫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夫求在我者，卽是良貴。求在外者，卽是外榮。然在我者，天之所予，無聖愚之閒。患人不求之耳。自求則自得，自舍則自失。初不繫於人。也在外者，則富貴貧賤分皆前定。

陳克齋集

卷之三

八

正誼堂

求之雖有道而不得，有命可求而不可必得也。今之爲士者，不知有命，謂富貴利達求之必可得，卒之求者紛紛而得者幾何人哉。孟子謂無益於得，豈欺我者以目前事實驗之，瞭然可見。不待告語而自可知也。凡此三者，雖異章各出，而實相表裏。蓋豪傑之士，器識高明，視一世所貴不足，以爲貴人之欲貴者，固不足論。次於此者，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雖未忘欲求之心，而無必得之念。下學利終身，冥迷於得失之途，死而後已，分內之事，初無毫釐。孟子告人可謂深切著明，能深體而詳察之。益諸貴諸君，方有事於進取之學，未暇

究義理之精微姑掇此三者爲語君言之必先審乎此而定其志鄉則進於此者將與諸君共講焉

信州州學講義

大易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山下有澤深下以增高損之象也君子觀象而反之於身懲忿窒慾而已風以雷而勢愈烈雷以風而聲益震交相益焉益之象也君子觀象用之以進德遷善改過而已人之一身可損者多矣而止曰懲忿窒慾何哉蓋爲身之累者不過忿慾二端不能懲忿窒慾不足以爲君子懲忿如救火然方其勢之將熾有以懲之則忿然之氣平平心定志觀理之是非而不逞其怒懲忿之方也窒慾如防水然方其慾之將萌有以窒之則私心邪念自然退聽防微杜漸而謹之於獨室慾之要也益於人者若不止於遷善改過今止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哉蓋世人以利於身者爲益君子以修身爲事則爲益者孰大於遷善改過善不遷則無以盡天下之善過不改則招損者多矣固無望其益也聖人於二卦深致其意學者可不深體之哉

六月朔旦講義

孔子曰興於詩蓋詩者所以吟詠情性出於天機之自動

學者於吟哦諷誦之間可以興起其善心故古人於成章之時已學樂誦詩教者必以此爲先而學者必自茲始也詩之言進德成德之序無若淇澳一篇最爲明白請得而講之蓋淇澳美武公之德也首章以綠竹猗猗興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學問自修之功進而不已精而又精之意二章以綠竹青青興其充耳琇瑩會弁如星蓋德之盛者服飾必尊嚴中庸言修身之道亦以齋明盛服爲言三章以綠竹如簟興其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如金如錫者鍛鍊之精如圭如璧者生質之粹至是爲成德之君子矣蓋竹之猗猗者始生而柔弱青青則浸長而剛勁矣至其如陳克齋集

卷之三

十 正誼堂

簟則密比而盛之至也武公之進德自麤而精自微而著亦若是焉故一章二章皆言瑟兮僂兮赫兮喧兮瑟僂者矜莊嚴毅之意蓋矜持而不敢少肆也是以赫兮喧兮宜著盛大而不可掩遏三章則積久而德盛仁孰矣故寬綽戲謔而不爲虐蓋寬裕自得和平樂易雖不事防簡而自然中節雖未至於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蓋已近之矣雖然學者苟未能如一章二章進學之精深操持之嚴密而遠欲如末章之寬綽戲謔則流而不知節矣君子所深懼也

商書說命之篇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大抵爲學必先遜志遜志則卑謙以求益降心以玩理既無自高之志且無自足之心一或反是則不肯下氣以資益於人亦將輕視道理而不肯潛玩細索深入其中所見率皆膚淺矣既能遜志又須時敏時敏者及時而勇於進功則無悠悠之患爲學大忌悠悠害道之最者故遜志必濟之以時敏二者相須若首尾然不可缺一兼是二者厥修乃來言德業自至也允懷于茲允信也懷常在念也茲指遜敏二者而言信能念此二者則道積于厥躬蓋所得

陳克齋集

卷之三

十一

正誼堂

愈多不止厥修乃來而已惟敬學半敬者敬也學者非特成己又將成物爲學之時讀書窮理探微索隱固有所得教人之日因其問難辨析磨礪切磋有溫故知新之益又有所得雖曰教人亦半是學所謂教學相長者是矣然則學也教也無非學焉終始常於學而無須臾之離則德修罔覺蓋不知不覺而入於聖賢之域罔覺云者初無計較諫得之心功深力到不期至而自至耳愚嘗因是說而推之終始典學非惟學者爲然仕者亦然學有餘用則將以仕仕有餘力不可不學蓋學而仕則學爲有用而非溺於

記誦詞章之末仕而學則見理益明而臨政不至於面牆

故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聖賢之訓厥有深旨學之一字從前未有人分明說破傳說始初拈出而示人精切乃如此雖爲高宗言之實萬世爲學之通法有志於當世者不可以不講也

龍山書院講義

甲午正月十五日

古人爲學期於有用非事乎記誦詞章之末其次第節目悉具於大學之書要之則以明善爲先大抵學者所以不知君子儒而甘心於卑汗淺陋之域者正以善惡是非之理不明有如大路不繇而趨委曲之邪徑卒於冥昧雖有康莊之衢而終身不知所適矣可哀也哉所以大學之書陳克齋集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極其功效而言必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至精至要不外乎致知格物而已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靈蔽於私欲繇其物之不格故理不能窮心雖至靈蔽於私欲而知有所不至矣雖修身當然之事亦不能反觀而洞炤故身不能修身不能修則家不能齊而況於治國乎天下乎自後世以科目取士所尚者經學詞章雖曰經學惟務記誦而不明聖經之旨雖曰詞章不足以潤色皇猷而徒事乎藻繪下以是而媒利祿上以是而失真材欲望其致君澤民以開太平之路萬無是也龍山主人捐私帑開黌舍買田以爲糧延師以授業招徠四方之英雋以成就

人才爲己任眞美意也今日之集不獨以文會友正欲以友輔仁諸君不辭擔簦負笈之勞羣然來集亦旣賢矣幸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格物致知正心修身志在天下而不私於一己光明燁燁將有見於後日非特爲龍山賀抑以爲明時賀諸君其勉之

袁州州學講義

乙未八月十五日

大學之書古先聖賢之所以教人者莫先於此其規模廣大節目詳備蓋古人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學之理未明則無以爲士而終身之事業亦可窺矣故始於一身而終於國家天下皆吾身分內事也孔門傳授無非此理

陳克齋集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會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之後不得其傳湮晦幾二千年至於我宋二程夫子始出而表章之至文公朱先生又加之精密且補其缺漏書始渾備吾輩因是而竊有聞焉豈不幸哉但世之儒者所見卑陋平居暇日略無天下國家之志相與游談聚議自榮身肥家之外無他說也繇是大學之書古人所以期望於後世者不幾於無用矣哉雖然大學之道其用甚博其功甚約不過始於格物致知而終可以治國平天下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秉彝好德無智愚賢不肖皆然也繇其不能格物致知雖天之所以予我者未嘗不清明純粹而

拘於氣稟之偏喪於物欲之累遂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而聖賢之生本與我同類乃甘心與草木俱腐而自以爲當然嗚呼使其皆若人則天下國家何賴焉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前所謂格物致知者乃修身之要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格物則窮事物之理而無不到致知則極吾心之知而無不盡惟物格知致然後意乃可誠傳於誠意一條示人以入德之門必嚴於謹獨二字蓋非謹獨雖欲誠意不可得而誠矣故傳文於此丁寧而再言之也於正心一條欲人之正其心必使之有其心心苟不存則視聽無所聞見欲

陳克齋集

卷之三

南

正誼堂

食且不知味必其能正乎修身將以接物也身與物接不能無厚薄之閒好惡之異情一徇於所偏則有不得其平矣接物而不得其平則家不能齊而況於治國乎天下乎蓋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以修身爲本其本旣立推之於國家天下特舉而措之耳然則學者於誠意正心修身其可不加之意乎然此三者乃學者所當爲之事而能爲之者何寥寥如是蓋根於性識之不明而內無所知閒或知之而知之不真必其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求以自快足於其心則豈有不爲聖賢之事哉或曰修身固士子之所當爲治國乎天下乃達而在上之事爲士者豈能皆有天下

國家哉殊不知士之爲學正以天下國家爲志

伊尹居賦
畝之中已

有堯舜其君民之志豈平日素無此志不爲此學而能以一日爲之

也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蓋行義所達之

道卽隱居所求之志也豈有志外之道哉孟子曰得志與

民由之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士之爲學豈以窮達而異其

心哉士君子無志於天下國家則已有志於天下國家則

講明誠意正心之學其可已乎某老矣不足進於是也惟

諸君勉之

南軒書院講義

中庸一書約而精微之理泛而日用之事無所不備然其

陳克齋集

卷之三

五 正誼堂

切要者不越乎人倫之常故曰天下之達道五夫所謂達

道者乃古今通行之理故堯之命舜曰慎徽五典舜之命

契曰敬敷五教夫所謂五典五教者卽此書之達道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是也自古聖賢心相授受垂訓

立教如出一轍世之學者其可外是而他求哉然達道之

行必在乎達德達德者三知仁勇是也知足以知之仁足

以守之勇足以決之無是三者雖有達道不能行也是三

者人之所同得苟非誠則三者之行無其實矣所謂一者

誠是也誠者實此三者而已非三者之外別有誠也然德

雖人之所同得而資稟則有異矣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

之或困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
三知三行雖不同及其知之成功則一也苟以生知安行
爲不可及而甘於自暴自棄則終於爲愚爲不肖而已可
勝惜哉在乎人十已百人百已千卓然自立以變化其氣
質則愚可使明柔可使強而聖賢之域可至也故聖人不
以資稟而絕人蓋謂降衷秉彝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未嘗
不一人不可以負天之所賦與而自暴自棄可也聖人至
此其仁天下亦深矣繼此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知恥近乎勇蓋謂雖未能知而好學則近乎知矣好學足
以破愚故也雖未能仁而力行則近乎仁矣力行足以克
己故也雖未能勇知恥則近乎勇矣知恥足以起懦故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
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成效至此亦庶幾於
知之成功一也然必先知之而後行之如大學之道亦必
自格物致知始蓋不知之則義理不能明物欲不能去雖
萬善皆備於吾身而亦不能爲己有故中庸又曰不明乎
善不誠其身矣大學中庸其義一也學者誠能以致知爲
力行之本以力行盡致知之實交用其力無敢偏廢則達
德以全達道以行中庸在我矣

陳克齋集

卷之三

七

正誼堂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之在當時齊梁之君非不知其爲賢也未嘗委國以聽其教滕雖小國文公方爲世子因之楚過宋而見孟子見之之意必不苟而又受教之誠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夫人之爲不善者以不知性之本善故也

陳克齋集

卷之三

七

正誼堂

性善之說孟子七篇之綱領孔子固不甚言性雖或言之而亦未嘗直指其善性善之說自孟子發之蓋人之爲性實天之所命其理則爲仁義禮智其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以之事親從兄以之忠君弟長以之應事接物無往而不得其當則性之本善可知也然天命之性固無不善而氣稟之質不能皆齊故或清而或濁或厚而或薄或者徒見清濁厚薄之不齊遂以爲性不能皆善殊不知本然之性未嘗不善而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者雜於氣質而然也荀子言性惡固不識性揚子謂善惡混韓子謂性有三品是皆以氣質言或以其才

言而非性之本也故孟子既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觀堯舜則性善可知此孟子道性善所以言必稱堯舜也蓋道無古今人無智愚爲之則是性善故也文公方以爲疑孟子遂援成闕之言顏子之論公明儀之說謂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文王我師也皆不以彼爲高而已爲卑謂聖賢與我同類苟爲聖賢之事是亦聖賢而已雖然果如是也何後世聖賢之不多得哉蓋資稟既不同而用力有勇怯苟以鹵莽滅裂之功而欲以變卑汗不美之質謂質之不可變也則亦自誣甚矣故中庸於學問思辨篤行之五者必欲加弗措

之功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而孟子亦有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蓋賦性雖出於天而成功則在乎人可爲而不爲與爲之而不勇其爲自棄一也然自本然氣質之辨不明而世之言性者不知有毫釐之差遂不知所以爲善我朝濂溪先生以無極太極明性之體以陰陽五行萬物化生言性之氣其說固已明矣至程先生發爲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之論尤爲深切於是孟子之言始大彰明於天下而諸儒之惑可不攻而自破矣學者於此必知講論切磋以明其理勇決果斷以行其事變化其氣質以復其本然之善可也奈

何志趣卑陋者則視性理之說爲迂闊而求勝於言語者又不能眞體而實踐之以可爲堯舜之性反甘心與禽獸無別亦可哀也已判府侍郎識爲政之本以建學立師爲重以尊賢育才爲急廣七賢之祠以示表範蓋將使士之學於此者推七先生之學以續孔孟之傳因孔孟之傳而得堯舜之心意至厚也文蔚衰晚無聞誤蒙進之講席辭不獲已敢摭孟子道性善一章以求教於先達及諸同志其當其否未能自信因其不及而有以釐正之竊有望焉

白鹿洞講義

陳克齋集

卷之三

五

正誼堂

孟子之書惟辨義利首見梁惠王子曰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卽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按本塞源正在於此蓋當時之人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故一見孟子便以利吾國爲問孟子之對卽黜其利而以仁義爲對使當時之人知有仁義則不復言利矣異時宋熈將之楚欲說秦楚之王而使之罷兵孟子遇於石丘問之曰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

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夫休兵息民而以利言疑若未爲過者孟子則深論其心術之殊而極言其興亡之異以爲勸戒然則後之君天下者不可不明義利以示天下乎天下之人可不惟義是趨惟利是黜乎又曰魚

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

陳克齋集

卷之三

子

正誼堂

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夫生死相去亦遠矣義之所在寧舍生而取義則義之爲義豈可須臾離哉孟子凡與人言無非援仁義以黜利義利之說不明自孟子而明今世之人非不知義利之辨惟私心之勝則義不暇計有國則曰何以利吾國有家則曰何以利吾家有身則曰何以利吾身凡有所事無非爲利一事之成敗一物之得喪惟利是計止知利已遑恤害物天下國家何以不至於彫弊士夫風俗何以不至於薄惡而仁義之道不明於斯世者職此之繇也況學者學爲仁義乃不知自別而與流俗混同而無間豈

不得罪於名教哉白鹿書院文公先生舊所興復羣吏多
士以教育之規矩所示非不明甚學於此者讀其書淬其
心切磋講論無非天理人欲之辨何者爲天理何者爲人
欲毫釐之閒必有區別如是則無非在先生規矩之中不
失先生教育之意義利之分不辨而明矣

某去臘入洞嘗以義利之說爲諸君子告今將別去
復有一說爲諸君言之蓋孔門之所講者仁而已
矣不知仁而爲學是爲學而不知本也終日講學
而不知其本是猶水之無源也其可乎孟子曰仁
人心也不知爲學之本是失其本心人有一心而

陳克齋集

卷之三

三

正誦堂

己失其本心何心爲人故樂與諸君評之幸毋忽

孔門之教無非以仁羣弟子之學於孔門無非求仁然仁
道至大未易輕許故孔子罕言仁而凡有所問止教之以
爲仁之方也仁之全體未嘗輕許蓋仁者天理之渾然而
此心之全德在人則欲其無一毫人欲之私而一息尚存
與生俱生非聖人生知安行而純亦不已者不能也故孟
武伯問仲由冉求公西赤之仁則各稱其才之所長而皆
曰不知其仁子張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仁則各舉其一
節曰忠矣曰清矣至於仁則曰未知焉得仁夫仁者當理

而無私心令尹子文孔子知其爲忠陳文子孔子知其爲

清至二人之心事則孔子有所不知以其事而觀之知其
爲忠爲清耳心之公私未知其果何如也故曰未知焉得
仁仲由冉求公西赤三子之心孔子蓋深知之如父之知
子瞭然無疑故直曰不知其仁一曰不知一曰未知一字
之閒蓋有深意羣弟子之中止顏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至
如仲弓亦告之以爲仁之方而已其他凡有所答皆非仁
之全體告子貢直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曰仁之
方則仁之全體果何在焉學者當默而識之然微子去之
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則曰殷有三仁焉伯夷叔齊則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觀殷之三仁與夷齊之事則可以
識仁矣文公先生興白鹿書院於廢弛榛莽之餘立正大
規矩於羣居講學之際諸君日游其閒相與切磋蓋將以
進德廣業而同爲聖賢之歸其可不知孔門之所講求者
乎某老矣求之而未有得惟日從事於克己之學孜孜焉
死而後已諸君幸用力於斯毋徒曰力之不足

陳克齋集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恂子覆校

閩縣蔣錫珪禹堂分校

侯官蔣錫璠魯士分校

同治五年夏月
正誼堂重校

陳克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受業晉江陳石鍾校

序

送傅子登游浙西序

傅君瀟從子游窮鄉晚出知有吾道者絕少傅君方妙齡毅然與一二同志披蓬藿登吾門子方離羣索居非惟無所切磋抑亦無所告語得之喜甚錄是歲時往來自問學之外無贅語志向既堅而資稟頗茂子每告之曰聖賢之學無他用心窮理以爲先而操存以爲急二者相須無少闕斷則愚可明而柔可強矣傅君深領之方將從事於此

陳克齋集

卷之四

一

正誼堂

偶有橫逆相加將求白於有司遽舍予而去予深惜之因諭之曰橫逆之來必有能明公道以直之者無足深慮君今遠游豈無四方之名勝與予同臭味者因就有道以求正則塞翁失馬未必不爲福也傅君其勉之紹定庚寅臘朔某序

送章牧叔歸霄上序

章令君牧叔宰鉛山其始至也承凋瘵之餘一意撫摩專事惠養仁聞雖未孚而仁心則已形其終更也庠序歌功田里樂業依依然有去思之懷仁心則既孚而仁聞益昭著蓋有是仁心則有是仁聞未有有諸中而不形諸外者

也雖然仁之爲道大矣不可以一節取不可以一事盡孔
門之所講講此而已故雖忠清之大夫不以輕許果達之
尚患不知其仁豈聖人靳於許子哉蓋是心頃刻不存則
不足以爲仁孟子曰仁人心也指惻隱之端以示人其端
甚微充之則足以侏四海不充則無以侏妻子齊王不忍
一牛之穀鯨則曰是心足以王矣不忍一牛之穀鯨則仁
之端也非指此心謂足以盡王道之大推愛牛之心以往
而至於無所不愛則王政豈外是哉牧叔父母斯民惕然
如傷所謂惻隱之端也苟因是心而充之則豈一邑之民
可私其惠四海之內皆吾民也一視而同則仁不可勝用

陳克齋集

卷之四

二

正誼堂

矣然公心易蔽己私難克日與物接害吾仁者非一端必
學問以致知克己以復禮則此心豁然大公無一物不在
吾仁之內則仁之全體庶乎其可識矣牧叔旣察其端願
進其功以大其所施自此翱翔天朝霖雨海內卽舉斯心
加諸彼而已豈於此心之外別求仁哉子察牧叔存心近
厚爲政有體興學表賢尊儒重道是皆儒者之政非俗吏
所能識子老矣無聞辱知甚厚因其解組東歸也將扶曳
以敘違辭適不以筋力爲禮之時姑敘此以效古人贈言
之意蓋非敢以世俗相期其言若陋察其心或有取焉紹

定辛酉正月戊申上饒陳文蔚序

程子清雲萍錄序

人生宇宙閒父乾母坤而民爲同胞况臭味之同號爲吾黨雖異邦絕域散處千萬里外語其聲迹則初不相接論其交際則未始有素一時邂逅或道途或旅遇或適然相值於稠人廣座閒夙無期約而暫相會聚故謂若雲萍然雲萍云者謂無心也雖然去來無定度合散無常期喻以雲萍言亦味矣然迹雖雲萍而心亦雲萍則非人之情所以錄其相遇之時與地且詳其姓名世裔鄉里者冀久而不忘也雲萍者迹久而不忘者情比年交友道喪人情紙薄雖今日同堂合席他時見之或反眼不相顧况漂如水陳克齋集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上萍浮若空中雲暫聚而忽散者乎世道愈薄子所隱憂世人以爲如何

送徐仁伯之官序

三代取士之法鄉舉里選以觀其德行道藝自六德六行之外而禮樂射御書數卽其藝也是六者乃日用常行之閒不可缺一皆實用矣然猶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未始無等級之殊是則三代人材安得不極其盛而在位者又豈容有虛誕之流也後世科目之設則自鄉舉里選之法壞始有所謂明經進士雖曰明經漢儒則專訓詁唐人則記帖括不求聖人所以作經之意進士雖以文章議論取

然文章不足以經國議論無補於濟時徒事黼藻言詞膾炙人口以追媚時好而已宜乎人心日漓世變日下使斯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以復三代之隆也我朝雖仍唐舊以進士之科取士然教養有素往往縉是科而進者多爲名臣有如射策彤庭天子親擢而膺首選者又皆挺特之士至有不數年而登宰輔者功名事業書之史冊足以耀今而垂後前後蓋歷歷可考矣然始第之時人則榮其科甲既仕之後人將觀其操履考其學術窺其器識而要諸其所成就則膺是選者榮矣哉亦難矣哉吾友徐君仁伯幼

負雋聲長抱壯志人固知一第不足以爲晚今明天子卽陳克齋集

卷之四

四 正誼堂

位之十年果以忠言直氣聳動旒冕大魁天下自世人觀之亦足以少酬其志矣予視仁伯猶謙謙然若有所未滿是其志必將大有所爲也豈以科目自多者所可同日語哉因將之官惠然來訪聽其言議風旨有非常人所知者予旣嘉之又從而懲誨之勉厲之仁伯與予宿有講學之盟恨予言之不盡必不以爲僭紹定癸巳七月癸卯朔頴川陳文蔚序

送趙聯卿之官武林序

功業多成於年少少年又在於立志志之所向燕越異趨或志在古人或志在當世或志在一身志在一身無足言

矣然方當青陽掉臂榮途富於歲月上班周行下職州縣
危言鯁論以肅朝綱者是志也興滯起廢以蘇民瘼者亦
是志也顧其所遇如何耳予友趙君聯卿妙齡秀發一戰
禮闈卽收上第今將筮仕平日之志固已素定於胷中予
復何言然培是志者詩書也堅是志者師友也予與聯卿
交游舊矣可無一語以效古人贈言之意況聯卿西賓得
士借之以行自公之暇從容講切厚詩書之澤以培其根
奮激昂之操以厲其志他時功業所就殆如王良策駿過
都慙塊一日千里無難也聯卿其勉之紹定癸巳九月丁
亥上饒陳文蔚序

陳克齋集

卷之四

五

正誼堂

送周希顏序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對以夫子焉不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此聖人事也學者所宜取法蓋德無常
師主善爲師善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求師固當爾取友亦
然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
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蓋所期者
大則所取者廣所取者廣則終之所成就者亦不凡理勢
然耳希顏周君復久從予游志之確而力之勤予深望焉
今將去鄉邦而游帝里帝里人才所萃之地宗諭葉兄師
門高弟方官於彼希顏之至也當首見之處之旣久當

近之然葉之門豈無從游之士又豈無交游之友又當從而薰炙之庶幾見聞益廣講切益精器業益充而有以壽師門之脉豈細事哉予方離羣索居無所聞益幸有以觀其光大云耳希顏其無忽紹定癸巳重九前二日上饒陳文蔚序

贈日者任君序

人之生也稟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實陰陽之流行然陰陽之運有偏有正正則中偏則過不及矣得五行之中斯爲沖和之氣二氣沖和而人生稟之在九疇則爲五福反之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過不及未免偏勝而人生稟之陳克齋集

卷之四

六 正誼堂

在九疇則爲六極此理之必然者任君論五行而以沖和爲貴蓋得之矣又能因常而推變謂陰陽有流行有對待以二者參錯而取之亦盡之矣雖然氣數定矣又當驗諸人事前人有大器凶人之戒其在氣數之外乎適間所論亦既知之予復何言年月日上饒陳文蔚序

記

鉛山西湖羣賢堂記

爲政有大體達幽枉雪冤滯使民有所赴愬者次之而汲汲於催科抑末矣國家張官置吏星羅碁布徧滿州縣非苟然也蓋將使之布宣德意推明教化正人心厚風俗以

壽國脈於億萬年之永豈欲其營私殖貨剝下媚上願爲基本蠹哉欲正人心則莫若崇儒重道敦學明倫使爲士者知所趨向而明禮義欲厚風俗則莫若崇尚節誼褒表仁賢使關節脈理上下相通而利患無所擇如是則爲政之大體得矣雖屑屑細故莫或毛舉未損也況大綱旣正眾目畢張豈有得其大而遺其小哉苔溪章侯來宰鉛山慈祥惻怛寬大樂易民之歸之如嬰兒之慕慈母至家具其銜焚香以祝之然則侯之爲政可知矣未幾一新縣庠植僵起仆縮地費以養生員春秋二補及每月課試躬率僚佐精加考覈陞黜必當繇是絃誦之聲不絕寂寥湮廢

陳克齋集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之餘而劍佩鏘鏘矣然侯之心猶以爲是特故事之常未足以償吾素乃於西湖之傍買屋一區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之有行義寓客之爲時望者不以爵秩窮卑姓名顯晦凡有善可書莫不傳之以著其始末贊之以揚其德美祠之以表其敬其大者則取其講學之功道統之繼辨異端似是之非發前聖未明之蘊扶人極立世教有功於萬世者其次則志氣之激昂風烈之峻拔忠君孝父捨生取義有如秋霜烈日足以激貪而起懦其下則居官可紀處鄉以義厲金石不移之操剖藩籬爾汝之私以至履行之修飾文章之典雅足以傳世而行遠者莫不取

之凡一十有六人堂以羣賢扁之做錢塘湖上之意然則是舉也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儻是邑之士體侯之意自是以往厲志聖賢之學而恥爲章句小儒則侯之功及於是邑者詎止一時而已寓公若邦人忘身徇國推己及物修身以見於世則風俗豈不大有可觀者予於是旣嘉侯之用心抑有望於邦人雖然風俗自人心始也近世以來人心偷惰廉恥不立其爲風俗累也大矣侯旣於講學畱意以正人心爲本則風俗之變不難矣邦人其朞月以俟規畫旣定走書上饒諉文蔚誌其顛末文蔚不敢以不文辭遂爲之書侯名謙亨字叔叙其先政貳鄉嘗厯言路

陳克齋集

卷之四

八

正誼堂

議論風采有足尚者宜侯克世其家云紹定庚寅二月旣望潁川陳文蔚記

求仁齋記

聖門講學無非求仁羣弟子之所叩請聖人之所告語皆以是也然所問者不一而聖人告之者亦不同苟知其所以然無非仁也如雜居天地中其至之路雖千蹊萬徑及其至雜則一耳世之學者不明乎此見聖人之言隨人而告之各異其指將以何者爲定說抑不知識仁則所以告之者無非仁不識仁則如人面之不同雖盈尺之地舉天下莫能一而仁之爲道竟不可得而識矣蓋仁者渾然

天理在人則本心之德不可以一毫人僞參之也且天理
渾然何所不該豈可以一事名而人得其本心則非無至
誠惻怛非自外而至也此人之全體所以難名而孔子之
於門人與夫當世賢士大夫未嘗輕許於一人不曰未知
焉得仁則曰不知其仁也止顏子以仁許之亦曰其心三
月不違仁則三月以往未免少間第不遠而復耳如克己
復禮之告視羣弟子最爲切要及請問其目則直戒以非
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固以仁爲己任夫子誨之之意亦深
切矣其後孟子最善言仁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其所以狀仁之全體亦已明矣至四端之
陳克齋集

卷之四

九

正誼堂

說則又以仁爲體統而義禮智皆繇此出如乾之四德歲
之四時四德實以元爲善之長而亨利貞則統之四時實
以春爲生之始而夏秋冬則貫之仁者其四德之元四時
之春乎自聖學失傳此理湮晦至我宋伊川程子得不傳
之妙於韋編斷簡中發明仁道於易曰四德之元猶五常
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至哉斯言雖孔孟復生
無以易此學者泝流而窮源則仁之全體可得而見矣三
山趙君賢宗子也有志於道以仁者聖門所素講外是非
所以爲學無他嗜好一意讀書窮理於所居之側以求仁
名齋爲藏修游息之地謂先識仁而後可以求仁講切於

四方者不一而足志亦勤矣一日書來求予文以識其顛末顧予不敏何足以遂所請雖然可無一語以爲進德助仁者心之理也心存則仁存矣將以存心豈有他哉敬而已矣敬者主一之謂也主一而弗貳於二則求仁而得仁矣趙君其勉之趙君名崇粟字口口嘗宰信之鉛山政績亦可紀云端平丙申正月己未朔上饒陳文蔚撰

浩然齋記

浩然之氣乃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之以生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而無閒一失所養則餒矣然養之必有道孔門之學得其傳者曾子也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

陳克齋集

卷之四

十

正誼堂

孟軻曾子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縮者直也孟子之學其源蓋出於此論浩然之氣而惟以集義爲先謂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則無往而不直矣人能集義而無往不直則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其氣豈不浩然矣哉集義以養氣如藥之有方也必有鍛鍊炮製之術溫涼補瀉之節而後方之良者可驗而伐病之功可得而收矣孟子既授人以養氣之方而日用之閒必有功程可以持守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日用之功程也氣固欲得其所養苟無事焉則心不存而何

以持其志必欲正焉則急於計效而近於助長勿忘必有
事者也勿助長乃勿正者也優游涵泳不忘不亟則是氣
也將自浩然充塞天地而不知其所以然矣是殆鍛鍊炮
製溫涼補瀉之術乎建昌呂君受業於文公先生爲古人
爲己之學建昌南康屬邑也號稱多士而呂君實其翹楚
聽文公之言爲甚富知文公之心爲甚深時以得其所得
者而發其胸中之蘊於所居之側築齋於松竹閒以爲修
身窮理之地名之曰浩取孟子浩然之氣之義中有集義
之軒有謹獨之室居其中玩其理無非所以爲養氣之資
其用心亦遠矣然孟子答公孫丑之間必曰我知言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將論養氣必先之以知言蓋於天下
之理不能瞭然於胸中而得其操存涵養之要則將彊制
其心有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病豈能從容自得造
於至大至剛之域自然流行而無閒者哉是理也呂君已
知之予又何言蓋不如是無以發孟子示人之旨予與呂
君同門又於白鹿得切磋之益呂君不知予之淺陋而不
予棄也俾記其名齋之意辭不獲已用敘其大槩如此并
以求質云呂君名煥字德遠嘉熙二年歲戊戌三月癸酉

上饒陳文蔚記

陳克齋集

卷之四

十一

正誼堂

祭余正叔

嗚呼甚矣傳學之難也道晦千五百年世之儒者鮮克有志有志而業不終豈不痛可恨哉始予與公共生同鄉予自爲兒已聞公譽第未知其有爲學之志暨其壯歲聲氣既同不期自合遂相與同游於朱夫子之門甲辰之秋同往同歸在道一月切磋講究剖心露誠纖悉無隱是後或離或合音書絡繹殆無虛日類皆至誠惻怛非不情無味之語今歲之夏公復入閩九月初我往公歸適相邂逅於武夷道上躊躇言別不忍遽捨豈謂分袂而遽成永訣耶嗚呼公性和粹公量宏遠孳孳講學未見其止方幸紫陳克齋集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陽之業有嗣而後學之望有歸孰謂遽止於此耶使予惛惛獨處將誰是賴是以歛獻流涕不能自己豈尋常交游之情而已哉始予聞訃偶客異縣不克慟於寢門之外今茲臨穴寓一哀於茶奠尚幸英靈鑒此誠意

祭朱先生

於戲先生天喪斯文以身任道名教所存海內學者孰不推尊梁木正賴翼楹遽聞載惟孔孟道喪千歲周程勃興始克有繼既舉宏綱亦闡奧義滌昏啓聵以詔來裔未及百年寢訛厥傳微言既絕所見各偏墜緒雖在莫窺其全先生病之遺書手編先生之學淵源有自乃於其中克自

振厲窮討幽探盡微細自發其端今極其備風霆雨露
草木山川鬼神幽眇古今後先卽事卽物理無不然一以
貫之周流渾圓出入六經貫穿百代小道曲藝搜羅罔外
事有是非理或向背咸能折衷各當其會中和之氣備於
厥躬得之既全養之既克事極萬變莫撓其鋒全體大用
高明中庸推以教人無所偏倚致知力行曰無二理章分
句析其歸切己誰謂博文而不約禮嗟我小子性實顛愚
屑屑往來空空鄙夫先生憐之許令趨隅謂敏不足而樸
有餘坐厄飢寒復阻長道引聯門牆弗克頻造緘書遠貽
每約其到心動形畱則以實告於戲先生天地之仁丁巳
陳克齋集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之冬戊午之春招之使來授業諸孫因獲終歲侍教諄諄
冬暮告歸拜於席下期以己未復到精舍暨其及家老父
病臥此意雖厚不容不謝尚期再見款侍誨音一再報書
疾病已侵往省未果訃告忽臨仰天長號涕泗滿襟嗟我
小子業猶未卒天奪老師云胡甚疾有信無徵有疑無質
旣失依歸莫明統一所幸諸書訓釋已詳率非空言道學
之綱雖極昏懦敢不激昂有負明訓卽負被蒼嗚呼先生
儀刑永別念昔暫違今焉永訣歷歷在耳言猶未絕薄奠
訴情豈知予切

公之受才疏通敏疾及其爲政詳明縝密公之稟氣和平
樂易及其厲行正直剛毅人之有善如自己出靡矜所長
聞義則屈自初筮仕以至通顯始終一節未嘗少變辭榮
就閒戒滿知足徜徉丘園惟欲所欲有時巾車或命杖履
氣飄飄然如欲輕舉胡爲一朝不聞嬰疾遽然長逝理不
可詰某等螢雪寒衣久依牆仞恩沐涵濡奚止河潤載惟
平時言契席促豈無分際不見邊幅士高其風民樂其誼
自聞公訃無不隕涕某等於中尤劇悲切痛如之何幾欲
腸折升公之堂舉酒一酌號訴此情魂兮如對

祭外舅周司書

陳克齋集

卷之四

四

正誼堂

自昔卯角獲親師模晨夕請業摳衣趨隅荷翁諄諄誘掖
開導子弟視之父兄其詔首尾三載性竇寔明屬辭比事
協韻諧聲十三能文以愈爲比用是相期許妻以子自歸
門闈愛篤於初提挈困躓鞭策庸駑匪如常人徒曰翁壻
離合萬端夷險一致翁當晚歲適意丘園我方負米東西
其奔歸侍有期來省以暇促席從容無匪情話丙辰之夏
翁病臥牀咸謂不起我心憂傷雖幸更生血氣非昨每來
視之悄然靡樂去秋拜違叮嚀再來使不忍去出門徘徊
今歲之春首謂翁女暫置家事歸省汝父喜聞起居日勝
且康尚冀來見期於新涼豈知時逢事與願戾老父抱疾

旁無兼侍過此復出以饑所驅折簡道意得翁手書曾未
踰旬已聞翁病時以兒曹秋闈小勝自是應接日無少閒
幾欲往省出門復還此情未仲翁計已至涕泗縱橫慟哭
無地痛念相親幾四十年情義無間如一日然何期永訣
有此艱阻深自引咎不勇如許欲致薄奠以寫寸衷仍奪
於事因循末冬言雖不文意實繼繼冀翁精爽來鑒非遠

祭徐子顏

與朋友交限於時無入焉

目二程夫子唱鳴絕學於河雒之間至是百有餘年人知
正道然深信而篤行者蓋寡惟公稟資純固用志不分凡
天子所言手鈔心記以終其身毫釐不敢易置然則爲學

陳克齋集

卷之四

五

正誼堂

之士求其篤信如公者誠未易多得也故於斯道愚有不
知知之未嘗不行也世味如飴人皆嗜之公則蕭然一室
甘心於寂寞之濱榮利可炙人皆趨之公則介然一操獨
知其性分之重與朋友交則然諾無不謹泛與物接則痒
痾無不通望之者知其爲有德而卽之者服之爲長者惜
乎無用於世而老死於山林公雖釋然無憾而吾黨之士
所共歎悲者也文蔚其在鄉里視公爲父行辱知遇最厚
秋仲拜公嘉其氣象清彊尚謂未艾自是遠役歸已冬暮

則公已長逝矣嗚呼痛哉屬方弛擔不克拊棺一慟惟以
茶果緘辭致奠臨風悵然悲涕無窮敢冀英靈來鑒斯意

祭徐子融

慨人生於兩閒多鮮克以有志兄獨負其瑰特稟風霜而
勁厲爲丈夫之自立匪窮達之或異達致志而澤民以功
業而名世窮一瓢而自樂獨守道以行義是以心優游而
自得身貧賤而無愧年自幼以及壯常艱苦而窮瘁雖不
繇於學力自長趨而闊視豈志氣之過人諒資稟之天畀
晚乃扣於師門始講究其未至知古人之剛大蓋統養於
浩氣因日鍛而月磨庶金精而玉粹願予資之淺陋以同
門而交契凡有疑而必講各口陳而面議或千里以相望
亦附書於郵置雖異同之未免實各殫其心肺尚欲進其
陳克齋集

卷之四

六

正誼堂

切磋俾終歸於一揆天奪兄之何遽遽捨我而永棄使我
有懷未畢攄而有言未得旣也自兄嬰疾往再半年每候
起居以望日痊見之必憂爲其灑然氣浸就微志則愈堅
雖極困憊亦正衣冠非學有得曷歸其全我今索居孰扶
其顛朝山慘雲秋湖暝煙凝睇引首非復往焉興言及此
涕泗如泉非止爲平昔交游之故蓋道遠莫予助而驢蹇
莫予鞭也寓一哀於清奠庶來格於英魂

祭江陵府糧料院傅材甫

嗚呼材甫遽棄我而死耶相期林下定歲寒之交曾未踐
言兄乃止於此耶兄家膏梁我素簞瓢自勢言之豈不相

途兄每降屈以齒相高時一登門倒屣忘勞亦數命駕來
慰寂寥旬日不見則誦后山之詩謂可人而難招以至勤
孝恤我家事謂吾親老菽水不繼常欲買田於郭外俾得
盡歡而養志甚者分百歲之憂捐青山五畝之地僅一緘
而致書卽千里而授契非相知之深相愛之至詎至是耶
兄亦多艱坎壞一官再領簿書公廉憂勤十年不調憂太
夫人崇仁滿歸親病牽纏兄侍藥石榻兢朝昏荏苒數載
竟罹艱屯勉勉大事愿原之境訴我孤露涕泗酸辛慨日
月之易流忽祥琴之已御冀榮親於身後趨今春之選部
既授闕以過歸厭京塵之久汙始遲回以需次偶迫臨於
陳克齋集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瓜戍期秋風之浩蕩指荊州而西赴夫何不淑一病彌留
長夏臥牀百療不瘳年未半百竟成一丘諺語有之事不
如意十常八九兄於斯世亦云不偶賞心欲共無從把酒
有懷欲傾無從握手酌此一觴哭我良友魂兮有靈知此
情否

誌銘

余正叔墓碣

鉛山傅商弼一日來訪文蔚蹙然而言曰正叔余先生予
師也歿幾三十年嗣人湮微不能發其先德使有善弗彰
吾子合爲論著予將以碣諸石使來者有考焉文蔚聞其

言而悲曰正叔予同門友也知其平生甚悉願力未足以振之幸吾子欲發其有餘死文蔚雖不文其敢辭因敘次如左正叔諱大雅余其姓也世居上饒曾祖大約祖安節父思永皆應舉爲儒而未有顯者正叔自肄學子業已見許於鄉之儒先未幾預薦送然志不在是聞晦翁朱先生講道閩中毅然登門窮鄉晚出外科舉未省他有所謂學正叔獨倡而先之豈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與弟大猷從其所帥相繼而往文蔚亦因正叔拜先生於紫陽書堂正叔志道懇惻問難叩擊疊疊不倦揆諸心一毫有未得雖往返十數不置期於釋然而後已先生嘉其勤竭兩端

陳克齋集

卷之四

六

正誼堂

以告嘗因書論敬義工夫先生指示日用之親切者謂提撕警策通貫動靜正叔得其語表裏用工非惟自勉不暇見同志亦以相厲常恐此心外用日誦中庸不願乎外之言以自克可知爲學之務本也先生嘗從容與之言而喜曰且爲君立得一基址今當有著力處正叔將以是而終身焉不幸天嗇之矣於戲正叔而止此夫正叔力於爲善初罹外難以禮自繩不御酒肉後歲登師門度閩嶺或犯霜露冒炎暑不以爲憚稟氣既薄且多病竟以不壽已酉秋九月予往省先生值正叔將歸語別武夷溪上未兩月而計聞矣實十一月乙丑也年五十二娶王氏生四子德

深德淵德存德晦德晦出繼弟大寧德淵業儒亦早世正
叔餘慶其後必有能繼之者平日與先生問答書非一厄
於煨燼無一存者人皆惜之語錄一卷刻於江東庾臺死
之年葬所居之右裴原後廿六歲刻茲銘有決其疑將以
得正有闡其端將以絃續日焉不足何斯人之不淑

陳克齋集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正誼堂
福建
福州
閩縣
陳藻英慶臣分校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恂子覆校

福州諸世楷揆士分校

閩縣陳藻英慶臣分校

陳克齋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晉江陳石鍾校

詩

用門牌日有好花迎客笑 歲筍新酒奉親歡 爲韻爲
老人壽

地僻廣乾坤身閒多日日耕鑿太古民天然自消質未始
泥神仙閱世自長久日用飲食餘帝力我何有修竹三徑
幽青山四時好何須萬閒夏一廬可娛老園柑結新實籬
菊開晚花旋筍甕頭酒不負老年華田夫與野老一笑相
逢迎只說桑麻事安知市朝爭年年願今日有酒可畱客

陳克齋集

卷之五

正誼堂

雖是無珍饈隨宜具餽核人言鶴髮翁翻作朱顏少把酒
更何辭一對西風笑環堵一畝宮中有長生計秋月與春
花今年又明歲年高親可慶家貧兒包羞今年勝去年麤
有酒新筍歲月絲絲永福祿日日新天開九齡數眼見四
世人共樂堂上親旋約山中友雖是盤無饌未至樽無酒
積善雖人爲康寧荷天寵但愧儒素風日乏甘旨奉子孫
雖未賢羸肯詩禮親願言各努力忠孝以立身人間無事
日簞瓢亦清歡但願從今日時時保平安

夏夜露坐偶書且勉同學子

人生邂逅如歧路南北東西忽離聚淵明本賦歸去來

社乃今隨所寓讀書不雜器塵聲好在園林最幽處朱橋
跨出林陰外一水遶庭將綠設有時小立凭危欄臨風不
忍空歸去矧逢暑夕遠燈火秋策月林時散步更深每與
二子輟寐每爲清景駐山高望望井斗低花香拂拂南
薰度擬將覺次滌河漢不管艾巾溼風露清談未必真廢
事言下應當有微悟不妨俯仰更觀察此意直須起訓詁
郊墟次第新涼入自可燈窗窮入暮凡人努力在年少老
大悲傷欲何訴嗟子學古雖有志踏蹬獨爲一生誤鳶魚
性分信機淺風月情懷乃天賦歸哉要結園綺徒清夜團
圓遶庭樹

陳克齋集

卷之五

二 正誼堂

予始生日巖叟攜酒見過且有壽語賦此以謝之

自笑山澤爲癯儒儕之富貴非其徒他人誕日譙歌酒貧
家筆瓢屢空虛昨朝不記生年月面前忽見樽罍列感君
祝我還祝君兩翁相對頭如雪

乙亥老人人生旦

兒願歲歲登斯堂再拜爲親壽觴近思去歲生日時膝
下羅列兒孫行更願明年似今日酒面菊花如意黃人閒
富貴誰不願兒只願壽長且田園薄有可衣食但要作
善思無疆生涯淡淡隨分過逐勢利嘗奔忙初非熊經

慕仙術自是日月閒中長天清奇古容貌精神雙鏤筋

骨彊今朝捧酒祝親意不知何者堪比方欲將吾親比松
柏松柏老不禁風霜欲將吾親比龜鶴龜齡鶴算終有常
溪北柱石山峩峩蟠根結據繇洪荒家居山下不記年永
與山石同蒼蒼

聖人當耳順吾年已逾再日覲有新功邇來如稍息嗟爾
性雖鶩敢不鞭其退須教十二時此心無不在書此當盤

銘終身以服佩
大禮丁丑老人生旦

箕疇五福孰居一惟有年高無等匹皆緣作善天降康視
陳克齋集 卷之五 三 正誼堂

履知當獲元吉貧居衣食雖屢乏牆下有桑園芋栗乘肥
衣輕豈不快往往久長難可必豐饒吾翁八十五骨勁雙
腫如點漆安貧每甘菽水養雖是形癯心則逸菊花開晚
似有意不爲重陽爲今日成行兒女羅酒漿拜祀願天從
所乞不願分外樂事多只願親安體無疾不願官書汾陽
考只願親年增秩秩兒孫儻或有生意此去買田多種秫
直須釀酒如春紅歲歲稱觴無了畢况當風物一年好盤
薦黃橙并綠橘

吾家本是田家子其先世世居田里兒因逐食浪飄蓬欲

歸無以供甘旨吾翁亦能甘淡薄日夕飯蔬而飲水渾然
質樸古人風固應自有長生理筋骸雖老自康健聰明少
壯猶難比了無機械足怡神不生嗜好彊精髓人間可慕
是榮華人閒可羨爲豪侈榮華有似庭下花芳菲之日知
能幾豪侈真如草頭露不能頃刻朝陽裏誰知貧賤自安
分年年如此只如此吾鄉自來丙山高位當南極崔嵬起
吾家開門對此山算高欲與山同紀加之西鄰與東舍往
往黃髮皆兒齒酒熟長願相招呼一笑忘形相汝爾

陳克齋集

來時積雪歸途熱暗中流換驚時節所幸康寧九十親依

陳克齋集

卷之五

四 正誼堂

然堂上垂華髮隨意何當足甘旨斑衣日戲慈顏悅丈夫
事業有用舍窮通不必生分別直須用力隨處處無徒瀟
灑送日月嗟嗟世人泣歧路東鄉久哉吾計決終當縶馬
扶桑樹車行萬里誰能遏慷慨自奮歌此章老去不知情
激烈乎哉出只敢與吾翁自來丙山高位當南極崔嵬起
送周希顏游章貢不銷風險時還翼端暇貧艱自是
憶昔吾先師慷慨歌遠游起忽凌八荒咫尺視九州東將
征陽谷挂衣扶桑頭西不畏羊腸而以摧其轡南轅有遐
眺直指百粵陬北駕何所之亦欲窮燕幽墮地弧矢志壯
歲無不酬肯學鄙丈夫拘翦守一丘今日因送子歌此臨

清流江深不可極負重萬斛舟慨然動高興不作賈胡畱
發足真自此行矣萬里修儻或跨疲蹇路長殊可憂願言
自努力歲晚當遂謀江山有會意寄書傳置郵

己卯老人生旦

今朝酒熟吾翁喜又見生朝會鄰里雖無盤饌羅膾葷情
話從容自嘉旨人生富貴固足樂惟有長年難得似恬於
世味心自閒贏得龐眉更兒齒晨興再拜啓阿爹從古昭
昭是天理不因爲善天降祐何以康寧膺壽祉稱觴膝下
列兒孫雖說居貧良亦美從今都不記春冬只消歲月將
時紀束書但願早還家年年祝頌秋風裏

陳克齋集

卷之五

五 止誼堂

窮冬積雪閑織紡婦

長哦幽人詩九月欲授衣方當流水辰先已戒其期當春
非不蠶入夏非不絲一寸不上身止爲憂嗁饑蠶畢起功
績關心聽鳴鴟豈不念人生所急在衣食衣單寒不禦鶉
結百千縷輕裘那得知淒其良自苦窮冬歲將往雪片大
如掌憐他昨日織安知今日紡嬌癡貴家女未始識機杼
紈綺厭不華繪帛何曾數貧富固有分茫茫何足論感觸
此時心寧不哀窮困憑誰歌七月俾汝知時節塞堦聊補

綉團圍圍榴柚

癸未老人生旦

昔人端爲祈黃耆再拜慙慙扶大斗吾翁今年九十一兒
從兩歲貧無酒趨庭何以祝彌誕盈把菊花空在手嗅香
嚼藥當甘旨翁亦怡然如適口人生貧富在分定獨是期
頤世稀有翁餘九十兒七十膝下龐眉仍皓首若將此事
較人閒豈非造物意愈厚因茲歷歷詔兒孫自古悅親惟
孝友上悖下睦無閒言一門和氣薰蒸久雖無旨酒奉杯
酌意樂心寬親自壽更於大節係終始立身揚名以垂後
世上榮親無若此何必金章并紫綬南鄰白酒況可勝豐
儉隨家惟用缶年年此舉諒不難甲子無窮環癸丑

寄題玉山周晦叔家似賢齋

陳克齋集

卷之五

六

正誼堂

人心殊嗜好黑白互相形逐臭不自悟熒熒飛青蠅一日
對此君炯然雙眼明子猷雖借宅綠陰仍滿庭雅淨兩龔
潔高寒伯夷清可近不可狎勁挺于青冥世人景先哲繪
畫勞丹青想像不覲面孔孟何絲傾安知君子交日日與
相迎手種萬蒼玉君家有典刑清風流至今修好無渝盟
晦叔名自輝似
賢其先人所名

薛玠兩投詩以古風謝之

知君家住象山麓日有見聞新耳目自憐各在天一涯休
譽惟能採鄉曲卻來一見玉溪頭已知標致非凡俗等閒
揮翰墨淋漓惠我新詩不金玉細將學問說根源異同更

與明朱陸吾道工夫有端緒要是義精仁乃熟博文約禮
是真傳收拾己功歸謹獨參前倚衡勿閒斷千載斷絃端
可續手披詩卷荷情真聊以斯言報諄復

永邑楊君鑑子明闢齋讀書將從事於古人爲己之
學求齋名於予併欲得一語以示爲學之方予謂
學雖多端而其要莫先於明善所以子思孟子俱
以此開道後學大學格物之訓實同出一源故因
楊君之請扁以明善且詩以演其義幸毋忽其言
之陋云

陳克齋集

卷之五

七

正誼堂

人性靡不善因物始有遷本體遭剝蝕如鑑塵所昏疇昔
均秉彝善端本縣縣旣茂閑邪功誠心所繇存若爲用力
地格物居其先萬殊一理貫洞然見本根表裏俱澈澈斷
斷義理分言動中倫慮狂愚詎同論彼哉迷復子一息萬
里奔認贅以爲嫡末嘗知反觀君子審取舍不容涇渭渾
中烏瞭如燭肯蔽耳目官中庸示明訓一言會其元

汪元思遺詩和意以謝

吾道本公平何嘗分彼此總只在人心渾然皆天理推原
賦予初所鍾均粹美賢愚同一轍所行無意軌繇其氣稟
具於焉有臧否清者洞然明泓澄如止水濁者性天蒙蕩
然惟縱弛未雖有善惡反之卽其始變化在乎人雖愚必

明矣日用無餘功自修惟克己近代朱文公此道賴綱紀
居嘗語學者虛名以爲恥必先由博學然後能約禮顏淵
躬四勿曾參悟一唯吁嗟今世人非不究經旨議論徒紛
紜反躬乖踐履好惡徇私情是非隨愠喜體既雜真妄用
斯殊表裏要在無間斷善端勤積索須臾不可忘顛沛必
如是堅持敬一字方知道在邇我輩無他求直須安汝止
甲辰九月初訪晦庵先生大安道中和余正叔韻

陳克齋集

卷之五

八

正誼堂

歸鉛山正叔復用前韻和答之

斂藏先用肅如秋次第陽和徧九州歲月正緣閒裏度紛
囂那得靜中游明知與點有真樂未足希顏卻自愁諷詠
權歌思九曲與君重約泛扁舟

和徐子融見寄

學問分明有本根一編魯論幸今存奈何至理難窮究願
與良朋細討論欲探聖傳千古祕莫令心鑑一毫昏吾儕
總在生成內要識無私造化恩

示浩

持身端的在兢兢謹獨方無愧怍情莫道隱微人不見暗

中臨我有神明

送趙國開赴崇安丞

十載交游一日如高情多謝不相疏分攜幸不隔江海得
便常須訪起居折柳正當三月暮汎舟深約九秋餘相期
暇日吟哦外只有公勤是薦書

和徐子融韻

遜敏工夫不可偏兩端相濟若韋弦允懷固是嘗存養明
善誰知合在先

其二

讀書端的在研窮洞貫精麤與始終卓爾顏淵有真見分
陳克齋集

卷之五

九

正誼堂

明來自博文中

其三

雨餘雲靜太虛澄月在今宵分外清喜得佳篇來諷詠世
閒榮辱一毫輕

其四

自憐涉世每多艱事到縈心或厭煩近日功夫何所似有
時慙愧夢中間

過趙清獻墓居

爲讀忠臣孝子碑欲行回首重依依紛紛車馬門前過知
有幾人琴鶴歸

夜坐有感年四十

仲尼切戒取人惡孟子真能不動心嗟我癡頑何所得但能於此惜分陰

十月三夜省愆

孔子九思頻點檢曾參三省重綱繆事來若也能思省事過何因有悔尤

送趙德勤將漕淮東

逼人富貴固駸駸體國憂時一寸心符印遞遷無曠歲廟堂誰謂少知音民間刑病投心久財計源流講究深飛輓恢恢有餘地要知罷困極於今

陳克齋集

卷之五

十

正誼堂

其二

才難歎息古猶今使節雙持委寄深眞主厲精思吏治糸朝忠孝結人心激揚正賴扶風憲欽恤惟存布德音吏稱民安兩無事不妨丹宸獻規箴

送葉味道赴南官

聖世宗儒重設科名公領德總授羅近年庶事摧頽甚士氣都緣斲喪多憂世情詞嘗懇惻喜君事業久研磨不才但有山林興洗耳專聽奏凱歌

別倉使二首

十里江頭訪故人事雖論舊道彌新懸知一味憂勤意要

活九州窮困民秋月洞明波底影祥風潛有雪中春荒山
僻嶠雲深處無惜遺驅六轡均

其二

服膺師訓殺名齋觀省無忘動與偕只向此中窺所守已
知平日謹諸懷器充宏博乾坤大理析精微律呂諧吾道
古今窮不盡一尊深夜講朋儕

又謝子京惠贄見

少日深期造孔門於今老矣歎無聞自憐大業乖傳授賴
有遺編可討論君贈名章多過譽我慙衰朽不勝文誓言
願畢餘生力細與窮源探本根 進退韻

陳克齋集

卷之五

七

正誼堂

集著尚書偶成

水飲已忘三月味囊空真之一錢儲屢空本是吾家事
得閒身且著書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恂子覆校

福州楊承弼贊侯分校

福州單廷鈞公衡分校

